



杜西瑟是劍橋七傑中一個奇才，尤其是他後半生的事奉。在五旬派的創立與發展產生了莫大的影響。杜西瑟生於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三日，父親曾經是英國拔芙郡 (Bedfordshire) 的議員，又任郡長多年。這個家族幾代從軍，可真是有權有勢，加上學問淵博，深受各界認識、尊重和愛戴。母親亦是出於名門巴倫公爵的女兒。杜郡長夫婦生下一女三男。杜西瑟是老二，高中已入名校伊頓，過著神仙生活，打獵、演話劇、板球、划船無所不行，還贏得了校際運動會的代表選手。考入劍橋之後，和弟弟杜明德更是得天獨厚，縱然兩人都短小精悍，但智力超人，西瑟有點沉默和固執，明德隨和可親。二人信主和獻身的經過卻非常感人。

手足情深求真理

獻身事主不回頭

杜西瑟對弟弟杜明德在慕迪佈道會信主經歷還未知曉，因他在那個學期到愛爾蘭去了，所以他回劍橋時，兄弟相見談到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杜明德信主的奇異感受，杜西瑟有點不可置信的異感。同時，杜明德還聲明，他會放棄自己的家產繼承權，因為他已決心到中國去傳福音。這個聲明，確實是晴天霹靂。杜明德還分享到生命的轉機，他洞悉到一個人生真理，就是他本人在學業、體壇的成功，無非是主耶穌藉著這些恩賜，成為一些宣揚新生命的工具而已。他和章必成等還成了知交，每日參加禱告會，又鼓勵在聖三一學院的同學參與一些佈道和協助服務貧困的實際行動。

杜西瑟的心路歷程卻充滿了爭戰、試煉和抉擇。杜西瑟不是一個容易衝動的人。他經常為自己爭辯：「你必須順從神的命令，但是神命令你走另一條路的時候，你應該怎麼回應？」他又常自我安慰說：「我對自己的事業非常滿足與自豪，而且我必定會名成業就，我更有其他雄圖大計，一旦神要改變或推翻，那怎麼辦？我經常在疑雲中迷惘。」

一年冬季假期，他到德國與叔叔亨利白朗男爵見面，住在一個德國家庭中，一則學習德文，二則與叔叔多相處。因為叔叔不婚，把杜西瑟看為繼承人。在這段寒冬不尋常的異鄉生活中，杜西瑟有許多機會談道禱告，更深明白主的心意。一八八四年三月他離開德國返英國前寫出下面的心思：「最後……我的心穩定下來，決志歸向基督，信賴祂，以祂為我的救主，我的主宰。」

為了更清楚主的呼召和去遠東宣教之事，杜西瑟決定去倫敦找戴德生詳談。他們談了一會，戴德生便說：「我們為這事禱告吧！」事後，杜西瑟記著：「我們跪下，單單尋求神的旨意。」

教士傳道傾心血

聖火焚燒力更多

當一個青年人誠心懇切祈求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神蹟就會出現。杜西瑟本來有一流騎兵隊的名聲，向軍中呈辭尚未批下來，弟弟杜明德早已決心赴華，母親聞訊後立即提出要慎重禱告和考慮。年紀輕輕，渡遠洋絕不應該是一個衝動的抉擇。但他已經決心獻身到中國去傳福音，所有名譽、地位、人事、親情都會有妥善的安排。故此，在一八八五年二月四日那個具歷史性的聚會裡，面對愛賽特廳裡三、四千人，杜西瑟只講了短短幾

句話，但是卻字字驚人，他說：「我的靈魂已在主裡面得著了最大的平安與喜樂，巴不得你們每一位都能這樣。」

經過一個多月的航程，劍橋七傑終於一八八五年三月十八日抵達上海。為了入鄉隨俗及方便旅程，全體決定改穿唐裝。杜西瑟以威武軍官的身分，穿上樸實的民間便服，充分表現出他謙虛的誠意，卻沒有減少了他英勇的性情。

離開上海後，他們分別向內陸進發。六月尾，當他們由漢口乘船到漢中，天氣炎熱，一位中國同工和衣游泳，不知何故要沉下去，就大聲呼叫。第一個連衣帶鞋躍入河中去搶救那人的，就是杜西瑟，足見他有軍官的勇猛。自從到中國傳道之後，他非常注重屬靈的追求，尤其是尋求聖靈的引導。抵華翌年五月，杜西瑟寫報告回英國，其中有一段這樣寫道：「我們專心仰望聖靈的大能，親眼看見父神垂聽我們的禱告，又見證到兄弟靈命的大增長，聖靈的火已經開始點燃他們的生命火把。」

同年七月，杜西瑟到達重慶，實地報導當時一次暴動。據說其導火線是一些美國人在河邊興建一座康復中心，建築物比鄰近佛廟還高，引致村民嫉恨，發生抗議而暴動。杜西瑟請求英國教會眾人代禱，其中請眾人向神呼求，讓祂的榮耀在重慶彰顯，在四川彰顯，在全中國彰顯，以致撒旦權勢無法施展，使基督的名得勝，使他們被聖靈充滿，得著聖靈的恩賜。

杜西瑟在一八八八年和一位賢內助愛蓮娜馬斯敦小姐結婚。夫婦二人醉心學習西藏語言文化，由一位蒙古人專門教授。兩年後孩子出世，又逢旱災，村民以為是洋人造成的禍患，所以遇見西教士就咒罵、毆打，使他們的福音工作不易發展。

深入西藏嚴禁地

發出光芒照滿天

杜西瑟在華十五年的傳道生活，最成功的一段歷史還算是深入中國西北區。在甘肅、西藏兩地旅行佈道，與當地人民結成好朋友，因他交遊廣闊，為人厚道，深得西藏人的敬仰和尊重，有機會與達賴喇嘛打過交道。由於當地民情、土語、風俗與山西不同，又不是內地會傳教士常到之地，所以傳道開荒，甚為困難，也不容易見到落地生根的果效。後來又轉向四川西部。夫婦生活清苦，但不減事主熱情。在一八九二年一次暴亂中，夫婦二人幾乎喪命，蒙主保佑，死裡逃生。經過一段時間靜養後，回英國述職並稍作休養。

杜西瑟仍是心繫中國，所以四年後，身體康復，又回到西藏與印度邊境一帶工作。藏族人宗教信仰根深蒂固，很難接受其他宗教。但是，杜西瑟夫婦仍用各種方法，以宣講、詩歌、圖畫等把基督福音、生命真理傳給西藏人。又和戴德生會合，組成中國內地會西藏佈道團，專責推動當地佈道工作。

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亂爆發，所有宣教士及家眷都有生命危險。內地會一大批宣教士連同杜西瑟夫婦全部被送到東海岸較安全地區。正在此時，杜西瑟體力不支，在無可奈何中被迫離職休養，返回英國，醫生不准他再繼續在中國工作。在人看來，十五年在華的傳道生涯就此要結束了。其實不然，在神奇的計畫中，杜西瑟正達四十壯年，餘生還有一段更輝煌的歷史和貢獻。

妻去子亡心欲絕

主賜靈恩命更新

人生路途的遭遇並不是常人可以定奪的，更是無法預測的。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信主的人，也常受到試煉和被撒旦攻擊，如約伯一樣。杜西瑟夫婦因體力不支被迫離開十五年來心愛的中國，回到英國老家。一九〇三年，慶幸繼承了一幢豪柏利大宅，對一個遠離家園十五載的宣教士來說，這幢華廈，價值連城，確是生活一大保障。可惜，世事變幻無常，一九〇四年，愛妻和幼子在六個月內先後去世，留下兩子（查理十四歲，奧巡十三歲）一女（卡道蓮十一歲），四人相依為命。在痛不欲生的情況下，杜西瑟唯有日夕禱告，求聖靈安慰。

最奇妙的一件大事亦發生在一九〇四年的下半年，英國教會在沉睡中被威爾斯大復興喚醒了。突然間，城鄉市鎮大小教會的信徒都被神的聖靈所感動，聚會者都擠得水泄不通，許多罪人悔改信主。晚間聚會延長至深夜，這種情況一直延至一九〇五年。杜西瑟親身經歷這個大復興並且寫下一段動人的見證，他說：「威爾斯大復興期間，主親自撫摸我的生命，打開我的心靈，使我親嘗聖靈更新的影響，使我更渴慕祂的生命、愛心和能力。」

威爾斯大復興的威力傳到了洛杉磯。根據復興史學家歐伊文博士報導，名佈道家邁亞親身經歷威爾斯大復興的實況，一九〇五年，再到洛杉磯講道傳述復興真況。杜西瑟早聽聞洛杉磯亞蘇莎大街一個小教堂成為大復興的起點，便有意親自來觀察，可惜那時要趕回中國，不能立刻成行。所以在一九〇八年元旦那天他特別安排由中國返英時經過洛杉磯，還逗留了一個月之久。最令他興奮的就是和施達德的哥哥施喬治在洛杉磯偶遇，因他是劍

橋的老同學，聞訊來看看這個新的靈恩運動。兩人日夕一起禱告、傾談、聚會，雖然亞蘇莎大街那個小教會裡人較多，而且聚會形式頗為激動，唱詩禱告聲浪高漲，對杜西瑟這位軍人出身而又是一位知識分子，似乎難以投入。但是杜西瑟反覺得聖靈能力的威武，充分流露在會眾的誠心敬拜和讚美中，自己親身感受到聖靈的洗禮。他寫道：「有一次和施喬治在喝下午茶，突然有一個感受，就是我好像正在高舉聖潔的酒杯，飲於聖泉。」杜西瑟還記載他在一九〇八年二月三日領受了方言的恩賜。回英國之後，全身致力於一項新使命，成為英國五旬節靈恩派的鼎力支持者，在海外宣教聖工又開創了一條新路。

靈恩運動感萬眾

如火如荼燒半天

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三八年這三十年漫長的歲月，杜西瑟與靈恩運動結下了不解之緣。由於各種原因，許多與內地會有關的報導很少提到杜西瑟在這個新運動的貢獻。根據克勤牧師的見解，杜西瑟對五旬節派靈恩運動、神召會海外差傳的事工及國際學生，在頭六年(1908-1914)的貢獻最大。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勢力就減少了。總括而論，杜西瑟在下列三方面，有不可磨滅的功勞：

(1) 英國五旬節靈恩運動的鼎力支持者

這個運動開始時，全靠信徒的小型禱告會，同心追求聖靈。一九〇八年夏天，已經有三十六個五旬節中心。同年秋天，杜西瑟在倫敦購入一間大屋，提供為大眾禱告之殿。每周幾晚都舉行禱告會，尋求聖靈充滿、方言等恩賜，吸引到不少有影響力的人來參加。禱告會人數越來越多，後來改在聖公會西安大學 (Sion College) 舉行，每次約有二百餘人。同時杜西瑟還出錢出力，安排聚會，編印《讚美詩歌》等。杜西瑟和另一位五旬節派領袖亞力山大博迪牧師合作，使五旬節靈恩運動發展神速，還經常開街頭佈道和大型聚會，邀請有靈力的牧師由美國來英傳復興的信息。杜西瑟專心提拔後起之秀。霍法理兄弟 (Stephen and George Jefferys) 和朱當奴 (Donald Gee) 都是當時英國的名佈道家，影響靈恩運動甚深。

(2) 英國神召會海外差傳事工的策動者

英國神召會對海外宣教差傳一向沒有奇異的突破。自從復興之風吹來英國之後，教會好些信徒極追求聖靈充滿，加上杜西瑟在英國各地的鼓吹，更多信徒受到啟發和幫助。杜西瑟得到同工博迪牧師的鼎力支持，組織了英國愛爾蘭五旬節宣教聯會，立即被選為英

國方面的執行秘書及司庫。德國的五旬節大會在漢堡舉行，杜西瑟是主要講員，鼓吹海外宣教。由於他在中國內地會的宣教經驗，對這個新興運動無論在行政、人事、管理和推動各方面，都有極寶貴的建議和優異的成果。

(3) 擴大海外差傳異象和加強合作

一九〇九年，杜西瑟被推選為聯會會長之後，除了立即創立西藏邊疆差會，加強英國五旬節派海外差傳事工外，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杜西瑟與老同學何斯德（當時接任了中國內地會的總主任要職）保持密切聯絡。初期，有些五旬節派的宣教士抵達中國，便要接受內地會的培訓和指導。在倫敦設立的宣教士中心男女分開，被招募者要在三十歲以下。杜西瑟更注重嚴格管理，刻苦操練，和具影響力的宣道策略。兩年來，在英倫、蘇格蘭、威爾斯各地開辦了十多間宣教士中心。

可惜多年來，所招募到的人選大部分是學歷較低、經濟環境惡劣和易衝動的人，引致多方面的困難。有兩位派去印度的宣教士以自己親眼看見神，接受神的啟示為理由辭職。還有些宣教士聲明只接受神的權威，不接受差會的權威。凡此種種，造成杜西瑟對這個靈恩運動興趣漸減的主因。到了一九二五年他把五旬節宣教聯會歸入新興宗派的英國及愛爾蘭神召會，成為該宗教派的差傳部。轟轟烈烈的靈恩運動也隨著他的體力而減退。

七度來華尋根樂

八旬老翁念舊狂

杜西瑟在四十壯年因體弱及政局被迫離開中國，結束內地會宣教士工作之後，人生遭遇到無數次的打擊，但是他的心仍不斷懷念著中國。自從一九〇三年開始，三十五年間他一共來華七次。而且停留的時間，一次比一次長，都是為了差派宣教士來華傳福音、救靈魂的偉業。他熱愛中國的心是用行動表現出來的：出錢、出力、奉獻生命，實在令中國人也覺得慚愧。他的後半生致力投入靈恩運動，讚揚者多但指責者也不少。不過，對杜西瑟本身而言，他都是專心禱告，求主喜悅，難怪他留下一段感人至深的心聲：

「求主使我們成為不滅的火把，這樣，不管人對我們信息的反應多麼冷淡，火焰仍能不斷燃燒下去。」